北京城市副中心报

4

2026年11月10日
星期二

通州冷知识之地名寻踪

枕河古村文脉长

本报记者 张群琛

由北京城东南护城河自西北向东南，流经东城、朝阳、通州三个区，最终在通州张家湾镇汇入凉水河，这条水系就是京城百姓口中的萧太后河。位于通州西南部的台湖镇尽享萧太后河滋养，从地名中可见渊源。两岸村落的村名中常见“堡”“营”等字样，其中“堡”或与古人耕垦种地有关，这正是枕河而居的村民的生存形式；“营”则意味着古代士兵多屯驻于此，说明该地具有地形平坦、交通便利等条件。

如今，台湖镇发展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演艺小镇，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北京交响乐团等知名院团相继入驻，为市民奉上高规格演出的同时，助力城市副中心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依托区位优势，台湖镇承接大量的北京环球影城外溢客流，一座座砖石民房变成了精品民宿，已是台湖镇乃至通州区的又一张文旅名片。

耕垦农地长出演艺新空间

台湖，顾名思义，“有台有湖”之地。记录台湖镇历史文化的《乐和台湖》一书中提到，据考证，“台”指今台湖村周围发现的汉代或汉以前的古墓群，这些古墓群都以土岗子的形式呈现，被称为“台”；“湖”是指该地区曾有湖泊，甚至可与著名的延芳淀媲美。至辽代，河水常泛滥，洪水退去后泥沙淤积形成陆地，便有人耕种聚集生活，形成村落。到了明清两代，河中泥沙不断沉积以致湖面完全淤塞，湖泊变良田，“湖”变得有名无实。清乾隆年间以谐音名“台户”，民国二年（1913年），改回原名台湖，沿用至今。

台湖镇胡家垡村位于萧太后河南岸，村庄与河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最开始，我们村的名字叫‘胡家筏’，不是现在的‘垡’。”胡家垡村党支部书记张守德在手心画出个竹字头。他介绍，元代胡姓人家来此定居，因枕河而居便以编竹筏为生，伴随人丁兴旺逐渐形成聚落后，村子便称“胡家筏”。到了明代，河道淤塞水运停止，编竹筏的村民开始在河流两岸耕垡种地，村子的名字也从“胡家筏”变成了“胡家垡”。

胡家垡村本是北京东部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子，但随着村西部先后发现两座墓葬，胡家垡村的历史变得厚重且扑朔迷离起来。1970年左右，胡家垡村村民崔德富、李桐在村西取土时意外发现了一合墓志，当时两位村民将墓志草草掩埋，不过发现墓志的消息还是在村中不胫而走。经过发掘，胡家垡村西部共出土三合墓志，其中两合因字迹不清无法辨别，另一合墓志的铭文为：诰封宜人翰林院侍读渭师高公原配林夫人。墓志铭中提到的“高渭师”是谁？经过不少学者的考证，大致推算为清康熙年间的进士高寿名，或是康熙初年的进士高璜。而墓主人林夫人，有学者考察应为清朝初年漕运总督林起龙的女儿。

十余年后，胡家垡村西北又发现一处墓葬。张守德说，当时村民在墓藏中发现了金头饰、金手镯以及金龙金凤等精美金饰。经专家推测应为明代墓葬，墓中发现的金龙金凤尤其精美，两件均采用金丝编织拼接，并镶嵌红蓝宝石与珍珠。这些文物现在收藏于通州区博物馆。但精美的文物也带来了一些疑问。首先，制作如此精良的随葬品竟放置在一口用薄杉木板制作的棺木中，两者并不相符；其次，墓中没有发现墓志铭，无法确定墓主人的身份。

历史谜团为胡家垡村增加了一层神秘感，如今，这里又因为一处全新的演艺空间再次获得瞩目。去年年底，LIVERSE音宇宙北京旗舰店落户台湖镇胡家垡村，这里原是台湖图书城的物流中心，如今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演艺新空间。LIVERSE音宇宙市场总监施予琛介绍，这里是北京城市副中心主打年轻活力化的演艺新空间，自谭咏麟演唱会后，音宇宙先后举办了黄龄、何洁等歌手的演唱会；同时白敬亭主演的电影《特立独行》以及黄子弘凡、惠英红主演的电影《数到三》均在音宇宙举行了宣发活动。“这里还举办了机器萌友奇妙夜活动，吸引了不少家庭前来参与。所以，音宇宙不是单纯听音乐会的地方，而是可以举办首映礼、品牌发布会等多种形式的演出场所。”

近年来，城市副中心文旅产业不断发展，LIVERSE音宇宙为演出爱好者提供了又一个选择。施予琛认为，台湖演艺小镇现有的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北京交响乐团等为观众奉上了不少高规格演出，吸引热爱传统剧场演出的观众纷至沓来；而音宇宙的运营不仅丰富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演艺市场，也能通过不同的演出与活动吸引不同层次的观众，进而形成观众层次互补与客群之间的导流。

明代军屯变身“环影宿游”片区

胡家垡村向东，东、西下营两村毗邻而居，村名里的“营”字，藏着一段明代京东屯守垦殖的历史。据《北京市通县地名志》记载，两村为明代形成的古村落，最初是通州卫军士屯垦之所，属于明代卫所军屯体系留下的聚落遗存。

明代永乐以后，北平都司设立通州卫，为拱卫通州漕仓、守护京东要道，在潞县、台湖、马驹桥一带布设屯营，推行军屯制度，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携家眷就地开荒定居，军营逐步演化成村落。这片区域地处延芳淀故地边缘，地势低洼，与北侧地势较高的玉甫上营相对，得名“下营”；随着聚落发展，依方位划分为东下营、西下营，村名由此固定下来。

彼时，东、西下营所在区域隶属于潞县地界。清顺治年间，潞县裁撤并入通州，两村随之改属通州。军屯体制逐步瓦解后，军户转为民户，村落转变为普通农耕聚落，村名一直沿用。

这一地名渊源，也可与正史、旧志记载相互印证。《明史·兵志》《光绪顺天府志·营制》均记载，通州卫在外围广设屯营，京东原潞县一带遍布“营”“屯”类村落，是明代边防与屯田布局的典型区域。《潞阴志略》《长安客话》记载，当年潞县地域广袤、低洼多沼泽盐碱地，朝廷持续组织军屯与移民垦荒；《明实录》中亦有洪武、永乐年间向通州、潞州一带迁民屯田的记录，为这片区域军屯村落的形成提供了时代背景佐证。

民间曾流传“燕王扫北安营”等口头传说，但是现有方志史料并未支撑这类说法。历经数百年区划更迭，昔日军屯，如今已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组成部分，古老地名，成为一段明代京东屯垦史鲜活的地理印记。

如今，东、西下营村与周边的玉甫上营、北姚园共同发力民宿与相关产业，在承接环球影城外溢效应的同时，打造属于自己的文旅品牌。东下营村的咔慢民宿是北大毕业生曲璐与拥有多年国际五星级酒店管理经验的邬震联合创办的。两位经营者一个擅长互联网运营，一个深耕精细化服务，形成互补的创业搭档，将星级酒店的服务标准融入乡村小院。东下营村相关负责人介绍，村子的民宿主打“小而美”高品质旅居，瞄准从环球度假区归来、偏爱安静舒适体验的游客。依托紧邻环球度假区的区位优势，不少游客评价，这里既有乡居的松弛感，又有着超出普通乡村民宿的细致服务。

而西下营村与玉甫上营村则发挥其紧邻台湖镇区，且餐饮基础雄厚的优势，汇聚手擀面、羊汤馆等一批本地特色餐饮店，形成“美食+住宿”的组合模式。游客住民宿，出门就可以吃到地道本地风味，餐饮消费反哺民宿，民宿客流又带动餐馆生意，二者互相赋能。持续推进餐饮商户提质升级，完善片区整体的餐饮配套，补齐片区消费短板。

从清代聚落到环影民宿集群核心村

要说民宿村，同在环影宿游片区的唐大庄村如今更是声名在外，其文脉底色与东下营、西下营截然不同。据《北京市通县地名志》记载，唐大庄为清代成村，因唐姓人家迁居此地，分南北两处定居，形成大小两处聚落，规模较大的一处初名唐家大庄，村名由此而来。

民国初年，大庄与相邻小唐庄合称大小唐庄；民国晚期，因村内街道平直开阔，一度更名大唐街，新中国成立前夕，定名唐大庄并沿用至今。明清时期，此地属潞县、通州交界的低洼水网地带，紧邻凉水河、萧太后河水系，水土丰沃，适宜农耕养殖。1978年，在村东耕地出土明代承事郎杭宗鲁墓志铭，村域东侧还留存汉墓群遗存，印证了这片平原洼地绵长的人居历史，只是汉、明时期并未形成唐姓聚落。

和东下营、西下营源于明代军屯不同，唐大庄不属于卫所屯营聚落。清代成村之后，村落长期以农耕为主，慢慢培育起观赏鱼养殖传统，金鱼养殖技艺代代传承，这里也一度是远近闻名的“金鱼村”，是通州区最早一批标准化观赏鱼养殖基地、北京市观赏鱼养殖示范村，养鱼产业曾是村民重要收入来源。伴随城市副中心产业疏解调整，传统观赏鱼养殖逐步退出。

2021年9月，环球度假区正式开园运营，唐大庄村距离环球度假区直线距离2公里，车程10分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给唐大庄村带来转型契机。“当时我们就决定在村里引入精品民宿，以承接环球影城的外溢效应。”唐大庄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民介绍，经过五年的发展，唐大庄村从最初几户试点院落起步，逐步形成规模，如今全村145处院落中，超七成院落转型为民宿、咖啡馆、特色餐饮、金鱼文化馆等文旅业态，中式小院、环球主题院落、简约风民宿错落分布，通州区首家国家甲级旅游民宿“暖唐欢喜”便扎根于此，成为标杆项目。

村里配套往返环球度假区的摆渡服务，提供旅拍、特色餐饮等延伸服务，还打造金鱼文化馆，把曾经的金鱼养殖记忆转化为研学体验场景，推动业态从“只提供过夜住宿”向“可游可玩可研学”的“民宿+”方向升级，昔日沉寂的平原村落，成为游客口中的“环球最近民宿村”。

本版编辑 黄漠 校对 彭师德 刘一 王晴 绘制

本版摄影 常鸣